

0°C酷小说



流浪

林 獠 / 著

我的

这是一个终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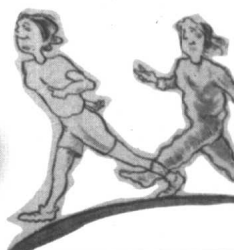
更是一个始点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流浪

我的



林 獠 /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流浪/林猿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3.1
(O℃酷小说)

ISBN 7-5008-2964-7

I. 我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4460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 62005038 (传真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公大印刷厂

版 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8.75

印 数: 1-8000 册
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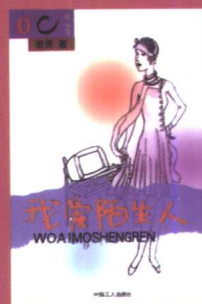
0°C酷小说已出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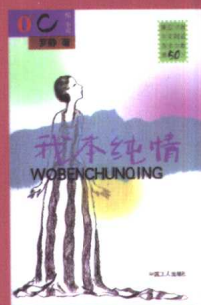
董鹏/著 19.80元



杨建业/著 19.80元



麦灵/著 17.80元



罗静/著 16.80元



许海维/著 16.80元



淹死的鱼/著 22.80元



吴小曼/著 13.80元



林雪/著 12.80元

0°C 酷小说已出作品



林獠/著 13.80元



奚凝/著 16.00元



李眉/著 18.00元



杨建业/著 15.0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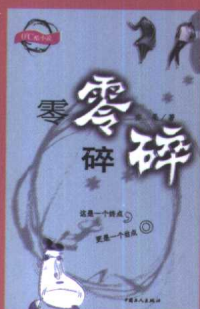
林播/著 18.00元



耿萧/著 19.80元



方莹/著 16.00元



亦果/著 16.00元

奔腾6

擦声而

责任编辑：李

CONFUSION TEL
JANGHONG STUDIO

ISBN 7-



内容提要

本书记述了一个真实的成长故事。主人公“我”怀揣文学之梦，来到京城。在这里，他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文化人、经纪人，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中。他第一次认识了生活的残酷，体验了爱情的幸福与痛苦，他从对这个世界的惊诧，拒绝，到投身其中，游刃有余，他失落了许多东西，变得不再认识自己，面对那么多的诱惑，他的迷惘，他的茫然，值得我们深思。他走过的道路，也是现在的青年一代，许多人走过的道路……对自由的生活和生命的向往与追求，是本书一再强调的主题。然而，在这个理想化的过程中，总有那么一些不太轻松的东西，在怒放青春之花上面，蒙上一层灰色的尘埃。

“天空没有轨迹，而我已经飞过……”在这微微的惆怅，淡淡的失落，和执着的肯定背后，我们又能读出来一些什么呢？

作者简介

林渣

原名林峰

世界中文作家协会会员

1975 年 12 月生于山东平度

1993 年来京

曾先后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和鲁迅文学院

1994 年起从事职业写作至今

已经出版作品

长篇历史小说

《鬼才李鸿章》（与人合著）

《中华商祖陶朱公》

《商鞅》

长篇小说

《蝴蝶梁祝》

《橡皮》

另主编有畅销书

《后改革中国：交锋后的交锋》等 20 余部

第一章

18岁那年，平生第一次的夜行经历于我而言，一切都恍若梦中。经过一夜的颠簸，过黄河，经德州，越沧州，一路北上，晨光熹微，天光放亮的时候，已经抵达天津了。过了天津不远，就是廊坊。我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观看沿路的风光，更不知道这一夜火车都经过了一些怎样的地方，反正一觉醒来，稀里糊涂，就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。在廊坊车站，我提着自己的包裹，下了车，被熙熙攘攘的人流推动着，出了站，双脚踏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，大脑还是一片空白。这儿和别的地方看起来却也并无二致，一样的高楼大厦，一样的车水马龙，如果不是车站广场上三个大字“廊坊站”，如果不是地图册上清晰标志着像百足长虫一样蠕动的铁路线，1:10000的比例尺测量出来的距离，和我因为席地坐了一夜麻木而火辣辣痛的屁股，我真的无法相信仅仅一夜之间，自己已经远隔千里，站在了遥远的异省他乡的土地上。尽管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远离了家乡这

一事实，然而，在我的感觉中，这一切却是那么地不真实。就好像我只是无数次地离开家乡，到村外去玩耍或者到镇子上去上学一样，感觉是那样地普通不过的事情，我和故乡，和生我育我 18 年之久的那片土地，在心灵上的距离是这样地近，天涯咫尺，我第一次真实地明白了这个词语的含义。

下了车，第一个不适应的感觉就是这里人们说的方言。我没有出过远门，又提着一个大大的包裹，站在广场上，一脸迷茫的神色，穿的衣服又是那样地不合时宜，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傻，当地人不用问，也可以一眼看出我是一个外地来的乡下人，土老冒。果然，我还只是刚刚四下里一打量，脑子里还没有想什么东西，几辆三轮车就涌了上来。“大哥，去哪儿？要不要送一下？”他们纷纷冲我兜揽生意，“坐车吧，便宜！保证送到。”他们都是三四十岁模样的成年人，管我这样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居然叫“大哥”，我当时就一愣，觉得这里的人们真是不可思议，和我们家乡那个地方真是天差地差，远了去了。这样想着，当时的形势，却也使我顾不得那么多，连多想一会儿的工夫也没有。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，心里只是想如何摆脱他们。我于是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冲他们摆了摆手，便提起背包，向着前面大步流星地走去。他们果然便以为我是当地的，在这里工作，或是生活，都散开了，忙着去找别的生意。在人群稀疏下

来的一个角落，我放下包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这时候，正好一个中年汉子，蹬着一辆三轮车，刚刚下了客人，正向这儿转过来。我冲他招了一下手，他马上过来了。“师傅，您去哪儿？”我听了他这样称呼，倒是没有惊讶。因为这是我在火车上刚刚学来的，遇到不认识的陌生人，必须要和对方打招呼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是大是小，只要叫一声“师傅”，一准没错，看来，这是在全国通用的称谓。我便说了我要去的地方。他没有听清楚。看来我的普通话不太标准，我便又说了一遍。这是我自从在学校语文课上朗读课文之外，第二次在其他场合说普通话。第一次是昨天晚上在火车上，列车员过来查票的时候，问我到哪里，我简单地回答了：“北京。”只有两个字，却紧张出了一头汗水，声音小得也就是对方能勉强听见而已。现在胆子大多了，也能说出整句的话来。那人这次听明白了，点了点头，“10块钱。”他说。我吓了一跳，这么多钱，然而我又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的神色来，只是镇定自若地还价道：“8块。”其实我连我要去的地方在什么方向，离这里有多远都不知道，但我还是说道：“都是这价钱。”那人立刻答应了。

于是我便提着包上了车。人出了门，真是什么都新鲜，坐在车上，我忽然就想起以前只有在电视上，看到没有解放的时候，才有这种黄包车，谁知都现在了，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样的营生。我四下张望着，不由便有了一种地主老

财的感觉。而我的注意力马上又被他的一些职业化的动作所吸引住了。这些个蹬三轮的，他们在熙熙攘攘，人来人往的都市中，一不用车铃，全凭口哨来提醒前面的路人；二不用车闸，需要停下来的时候只是将车链往大梁上一踩；还有就是他们在拐弯的时候，根本就不减速度，只是伸出手臂，示意自己要拐的方向，然后就忽地过去了，简直像是在表演一样。我看得都傻了眼。但还有更让我惊讶的，因为只是过了一个路口，不过二三百米，车子便停下了。“到了。”那人说，一边下了车子。“这么近？”我愣愣地，这才知道自己这个“土老财”是被他耍了，虽然不情愿，也只好下来，掏了钱给他。人家挣的是苦力钱，接了钱就走了。我冲着他的背影看了半天，又转回头来，盯着自己跟前的大院打量，心里还在怀疑那人是不是随便找了一个什么地方，将我扔下完事。正好大院门口有几个人，我将信将疑地问了他们，果然是我要找的地方。我这才放了心。

004

既然已经来到了门口，事情便好办得多。这些人都是院里的，热心得很，问我找谁，什么关系。我说了要找的老乡的姓名，他们中果然有一个认识的，便帮忙去叫了。我就在门口等，和几个人聊天。一会儿，一个青年男子闻声出来了。他便是我的那位同乡。虽然已经离开家乡多年，我又比他小四五岁之多，不过，他还是认出了我，叫着我的小名。这使我感到一阵的亲切，果然是甜不甜，家乡水，亲不亲，家乡人。他帮我拎着包，领我进了院子，拐了一

个弯，来到他住的地方。这里是一个集体宿舍，一共住了三四个人。我未及坐定，赶忙将他父亲口述，由我执笔的信拿出来，给他看了，又简单讲了我要到北京上学的情况。他于是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今天在这里休息一天，明天早上，我送你到北京。”我答应了。他给我打来洗脸水，我简单洗了几把，这便在他的床上睡下来。也许是在外地见到了亲人，也许是一夜都没有睡好的缘故，反正，在离家千里之遥的地方，在这片素昧平生的土地上，我很快睡了过去。睡得很踏实，连梦都没有做一个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同乡又给我打了一盆水洗脸，然后便叫我说吃饭。我跟着他来到厨房，这才发现大家坐了一桌子，约有七八个人的样子，男女都有，他们和我的同乡一样，都是在这里负责做饭，也就是厨师。我坐下了，他们对我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，有的问路上坐火车的感受，有的只是给我夹菜，简直令我感动得不行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在外面漂泊的青年人，还不能水乳交融地溶入他们之中。但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那份关怀备至、淳朴真诚的情感。我说普通话不准，他们中也没有谁嘲笑我。吃完了饭，大家各自散去了，我的同乡便带着我在院子里转了一会儿。原来，这儿是北京一个气功培训班在廊坊的一个站，这一期班上共有三十多个学员，大家两个一间屋子，晚上正是练功时间，每个屋子都静悄悄的。我不敢打扰他们。一会儿，回了宿舍，我看了会儿书，便又早

早上床睡了。

第二天，早上六点钟不到，我就被我的那位同乡叫了起来。我匆匆洗了把脸，收拾好包裹，本来想和大家打招呼的，因为时间太早，大家都还在梦乡之中，也就罢了。我们出来后，搭了一辆三轮车，直奔火车站。我的同乡过去买了两张到北京的车票，我们便在站台候车。大约半个小时不到，我们要坐的车便到了。我们随便找了一节车厢，上了车，人员很满，没有坐位，我们便站着。火车在廊坊车站只停了三分钟，便又开动了。

直到此时，我才有机会仔细来看火车窗外的风景。眺望远处，感觉火车开得也不是很快，一座座的大型现代化工厂，浓烟滚滚，厂房一排一排，火车很快出了郊区，一条条的河流，一架架的铁路桥，路边沟中是没人高的野草，倒是有点荒凉的味道。我在夜间的时候，看不清楚这一切，还以为火车经过一个个的城市，一直都是在霓虹闪烁，高楼林立中穿行而过呢。原来不是这样的，现在，火车在华北大地上平稳地行驶着，村庄，田地，池塘，庄稼，都在窗外一闪而过，不远的地方就是国道，长长的公路线蜿蜒绵长，各种各样的车辆在飞速奔驰，但是极少有能和火车一样保持向前的速度的。我看着，看着，不免为火车有这样一种惊人的速度而吃惊。这样一个庞然大物，载着上千的旅客，一吨吨的货物，在窄窄的两条轨道上，竟然能够驶出这样的速度，现代工业的进步真是让人不可思议。而

想到我从今以后就要到都市中，过一种全新的生活，更加全面地接触这种现代文明，并且将越来越广泛地，最终从四面八方被它包围，无所逃避，我不由地感到了一种惶然无助的感觉。

就这样，我满脑子的胡思乱想，不知不觉地，一个半小时过去，北京到了！列车广播室正在播放一组轻松欢快的旋律，一个明亮优美的女中音在背景音乐里介绍着：“北京，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，有着悠久的历史……”我不由得一阵激动。北京，这是十三亿人民心中的北京，更是无数的人追梦的地方。北京，只有一个，然而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，每个人又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京。还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，翻开语文课本，第一课就是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，那时候，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，没有谁敢奢望自己将来能够有一天真的来到北京，亲眼看一看天安门，但是，我们的心灵中，又都藏着怎样斑斓的梦想和多少的渴望啊！有一首儿歌最能反映我们的这种心情：“大雨哗哗下，北京来电话，叫我去当兵，我还没长大；叫我吃饺子，我还没长牙。”童稚的天真是多么可笑啊，也许，小小的孩童，那时候大家都还只是贪玩，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国主义，对伟大祖国和首都也说不上有怎样的憧憬之情。然而，种子毕竟还是埋下了。现在想起来，正是那时，少不更事的幻想式的梦，才使得北京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那么亲切，那么美丽，充满着说不出的诗意，就像逝去的岁月，流逝

的童年一样令我久久挂怀。

啊，北京，我来了。在经历了一天两夜，经历了漫漫千里的跋涉，在经过了十八年之久的人生岁月，五千多个日日夜夜后，我终于抵达了你。

我和我的同乡随着人流来到车门口，这时候火车已经进了丰台车站，广播里播音员正在深情地和大家告别，车厢内响起了悠扬抒情的旋律，大家都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做好准备。我和同乡在丰台车站下了车。

通过长长的地下通道，出了检票口，我迫不及待地睁大眼睛，仔细地打量起眼前的这座城市来。熙攘的人流，喧嚣的车辆，生平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，站在北京的街道上，在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，如草芥，如蚂蚁，然而我的心中不免又有一点隐约的失望。北京，这是国家的首都，是古老的皇城，正所谓天子脚下，九五之尊。在我的想象里，这儿虽然不至于说是遍地黄金，但既然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，总该像我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的纽约，日本的东京，英国的伦敦，法国的巴黎一样，高楼大厦莽莽苍苍，俊男靓女，灯红酒绿，歌舞升平才是。而事实上我下了车，第一眼看到的北京并不是这样的。我看到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城市。不，甚至都称不上是城市。因为这儿的一切实在是太陈旧了，不太宽颠簸不平的马路，两旁是一排排的平房，楼房也都是黑乎乎的，落满了尘土，并不能给人现代化的都市感受。人们的穿着也大都很普通，

俊男靓女倒是不少，然而却也不如电视上看到的那样衣着新潮、时尚。北京是这样一个古老而平民化的老城市，除了车多、人多，它没有给我留下其他的印象。我把我的这一感受大致和同乡讲了，他听完便笑了。他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两三年，了解这里自然要比我初来乍到详细得多，也深刻得多。他说：“北京，不是你一眼就能看透的地方。它的历史太悠久了，元、明、清遗留下来的，沉淀下来的，那么多东西，你如果要仔细一琢磨，深去了。”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北京方言，“琢磨”、“深去了”，只有当地老北京才这样说。我似懂非懂地问道：“可是，这个地方怎么瞧着破破烂烂的，还比不上咱们家乡的青岛呢！”“这你就不懂了吧，”他得意地冲我一笑，说道，“老北京，又叫做四九城，有一种说法，叫做‘北贫南贱，东富西贵’，咱们现在所处的丰台区，在老北京就是南城，都是些干苦力、扛大包、给人家养骡子养马、运煤送柴倒垃圾，等等，这样的地方，还能好了去？这就叫‘南贱’。”“是吗？”我听他这么一说，马上觉得北京有点意思了，“还有这事儿？”“那是，”我的同乡在我跟前，可算是一个地道的北京通了，他一边走，一边给我解释，“要不怎么说北京大呢，在这儿，是干什么的，就是干什么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等级、界限，包准儿乱不了。就说北城吧，为什么叫‘贫’呢，因为在那儿的都是农民，菜农，大棚，蔬菜，还有种稻子的；东城可就不一样了，那儿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，又

有外国人的使馆区，加在一起，那还了得，大饭店、大酒店，大商场，除了这，没有别的，那能不称得上一个‘富’字吗？说到西城，那更不用说了，钓鱼台，中南海，那是什么地方，都是国家领导人住的，不是有个笑话吗，在那个地方，如果从楼上掉下来一块板砖，砸了四个人，其中便有三个局长，剩下一个差点儿意思，还是个副局长呢，这样的地方，当然要算是‘贵’啦！”

我不由被他逗得笑了起来。正说着，我们来到了公共汽车站。正好一辆公车开过来，我们上了车。车上的人可真够挤的，大部分人都站着。我们也在靠近后门的的地方站好了。我同乡问了售票员，到我要去的电影学院到哪儿下车。“海淀，再换一趟车就到。”售票员说。一元钱，我要掏钱买票，被我的同乡挡住了。他买了票，我们站了一会儿，后来到了下一站，有人下车，正好有两个坐位，我们便坐下了。起初我还以为转眼就到，后来走了一站又一站，还是不到，我便转移了注意力，观看起车内的情况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坐北京的公交车，自然是样样觉得新鲜。首先是售票员，他们的素质明显要比我们那里的高出一截，说话字正腔圆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报站，介绍，答乘客问，处处透出首都人的大气，宽容。北京人和其他城市人不同，上海人，广州人，西安人，多少都有点排外，只有北京不同，他们是天子脚下，见多识广，各种各样的人，城里人，乡下人，中国人，外国人，什